

初入京华

FU GUO YING MEN CHU RU JING HUA

第一部

下

父亲被族人陷害入狱，她在洞房花烛
夜被夫君害死，重生回十三岁，
一切是否还会重来？
当一切涅槃，
她要亲手握住自己的人生……

YUN IN
云霓 著

夏贵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一部
初入京华

复贵门



云霓1卷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八章	打架·看戏	001
第四十九章	泼妇·毒计	007
第五十章	回京·拒绝	013
第五十一章	掏心·喜讯	020
第五十二章	逆转·求子	025
第五十三章	做媒·对眼	032
第五十四章	凯旋·探听	038
第五十五章	赐名·躲	045
第五十六章	闹·主意	052
第五十七章	害人·打死	058
第五十八章	交锋·提亲	065
第五十九章	意外·恶心	071
第六十章	逆转·抓	077
第六十一章	舞弊·见死不救	085
第六十二章	算无遗策·赐婚	092
第六十三章	惊变·嫁不嫁	099
第六十四章	承诺·谜题	105
第六十五章	舍得·夺婚	112
第六十六章	缘分·得偿所愿	118
第六十七章	仇恨	124
第六十八章	聘礼	127
第六十九章	大婚	134
第七十章	洞房花烛·新妇	144
第七十一章	拒绝·回门	151
第七十二章	恩慈·醉酒	158
第七十三章	利用·难为	168
第七十四章	入宫·问话	175
第七十五章	告状·笑话	181
第七十六章	赌注·赢	188
第七十七章	缠绵·小日子	195
第七十八章	复辟·暖	201
第七十九章	嫁琳芳·怀孕	207
第八十章	火·圈套	214
第八十一章	消息·商量	219
第八十二章	谋·气死	225
第八十三章	温度·知晓	232
第八十四章	担忧·别扭	242
第八十五章	彼此·争议	248
第八十六章	风声·骗你	255
第八十七章	惊心·贿赂	263
第八十八章	生气·不害臊	273
第八十九章	温存·忠告	280
第九十章	失望	287

第四十八章 打架·看戏

长房老太太一掌撑在炕上，一鼓作气地坐起来：“什么蛇咬的……现在怎么样了？”

白妈妈道：“也是在小山坡那边，那蛇已经被二爷捉了，家里人已经去寻当地的土郎中……”

听得这话长房老太太眼前发晕，既然去寻郎中那蛇肯定是有毒的。

好好的园子里怎么就进去了蛇，千防万防总还是有防不住的。

“园子里人太杂，这几日来回走动的族人又多，还有许多旁支子弟……”白妈妈边伺候老太太穿鞋边道。

“快……快……我们都带了什么药，都……都拿去……”

琳怡稳住心神想起柜子里的丹露丸：“有解毒的功效，不如带上吧！”

白妈妈颌首亲自去拿药。

琳怡搀扶着长房老太太沿着长廊一直走到离小山坡不远的梅居。

族里已经有不少长辈聚在那里。

看到床上的衡哥精神尚好，长房老太太松口气，这才觉得脚下软起来，琳怡忙将长房老太太扶坐在床边。

大太太董氏看着衡哥的腿，抹抹眼泪：“伤口肿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

旁边的婆子道：“已经敷了草药应该无碍，奴婢识得那蛇毒性并不强的，多亏身边人先将血放了出来。”

衡哥安慰长房老太太：“伯祖母不用担心，孙儿没事。”

说话的功夫家里人已经将先生请了过来，先生在外见过那打死的蛇，又看看衡哥腿上的伤：“这种蛇我们这边常见的，已经有解毒的药草，内服外敷担保无虞。”

大太太董氏道：“快请先生开了方子，我让人煎来。”

先生开好了方子，又亲自捣药给衡哥敷好，再三担保没事，大家这才放下心来。族里的长辈松口气，忽然又想起来：“这，三房的三小姐怎么样了？”

旁人提起琳婉，大太太董氏仿佛才想到跌下山的女儿，整个人怔了怔。

长房老太太看董氏：“三丫头怎么样了？”

大太太董氏这才支吾：“媳妇只顾得看二爷，还没去看三姐儿。”

琳怡悄悄看了一眼大太太董氏此时憨厚的表情，若是萧氏在这里顶多也是这个模样。大太太董氏竟然这样疼衡哥胜过自己亲生的女儿。这样的品行真是令在场的人都要汗颜。

大太太母女在族人面前演得可真像啊，可惜一心向善的二太太田氏没来，否则又该是



怎么热闹的局面。

长房老太太挣扎着起身：“快……快跟我去看看三丫头。”

大太太董氏这才急忙跟了出去。

众人到了侧室里，丫鬟掀开帘子，琳婉正苍白着脸让丫鬟搀着往外走。

大太太董氏看到女儿眼睛更红了：“你这是要做什么？”

琳婉一脸急切：“我去看看二弟，二弟怎么样了？”

“郎中已经给开了药，”大太太董氏急忙将琳婉安置回床上，“你们两个真是要吓死我了。”

母女之间这样真情流露也就罢了，口口声声离不开衡哥，琳怡这个亲妹妹倒成了局外人。族里的人陆续来看琳婉，琳怡四下里看看，平日爱出风头的琳芳缩在角落里，一双大大的眼睛不时躲避着旁人的目光。

能干出这么蠢的事也就是琳芳了。

不过比起琳婉的沉着，大太太董氏还是有些欠火候，不过这样更显出琳婉的贤淑：“旁边的人也不知伺候着，好端端的怎么就摔下来。”

琳芳抿着嘴唇有些紧张。

琳婉眼睛微微一颤，平凡的脸上浮起一抹娇弱的神情：“不是下人的错，是我自己要去看风景，脚下被石头一绊这才摔了下来。”

脚下被石头一绊，这借口找得好，虽说园子里留着小山景是为了看着自然，但族里这么多下人怎么可能让乱石伤了小姐们的脚。大家听得这话都会心领神会。

旁边的琳芳倒是又活了过来。

琳婉伤了手肘和膝盖，上了药水也就好了。

族里管事的奶奶不好意思地向长房老太太告罪：“都是我没有安排妥当。”

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听长房老太太说话。

孙子、孙女都受了伤，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查个清楚。

“哪里的话，都是一家人，这样说就见外了。”长房老太太慈祥地劝说管事奶奶。

屋子里有人惊讶，有人松口气。

这事怪罪给族里，族里也只能受了。

琳婉用了药躺下，大太太董氏又去张罗衡哥那边的事，直到将两个人都安置妥当了，这才回去歇着。

族里的长辈都夸：“平日里看着厉害，心肠却是一等一的好，再说管家哪有不泼辣的，否则也镇不住下人，那麻利劲儿是好主母。”

长房老太太也点头：“这些年越发老成了。”

琳怡听得这话，整颗心都要跳起来。从前他们就是这样被摆布，外面人看来二老太太董氏和两个伯父对她一家都是极好的，想尽法子救父亲出狱，又给她安排一门好亲事，二老

太太董氏还给她添了箱，萧氏重病在床都是两位伯母照应，怕哥哥被父亲牵连还送去了乡下避风头。

二老太太一家用的手段，现在又一一展现在她眼前，只是这次她却不再任他们摆布。大伯母和琳婉联手来想要蒙蔽族里人，好让大伯父争做长房继子，她就帮她们添把火，让她们知道手里握着的是烫手的山芋。

琳怡去衡哥房里看到衡哥的伤口肿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消肿。”

就算用了药也得有个过程才能好转。

“郎中都说没事了，”衡哥笑着安慰妹妹，“咱们在福宁也不是没见过被蛇咬伤的下人，比我这个重多了。”

“怎么会有蛇呢？”琳怡皱起眉头，长房老太太已经让人看着大太太、琳婉、琳芳了，并没有发现她们有这样的动作啊，看来单纯的防范还是防不住。

“可能是亭子里挂的鸟笼将蛇引了过来。”

琳婉知道哥哥喜欢逗鸟。

琳芳是藏不住心事的人，她想要算计琳婉定然会让琳婉发觉，琳婉趁机拉着哥哥一起去看鸟，哥哥定会在前面走，这样一来可能遇到蛇的就是哥哥。

琳婉做事小心翼翼，就算害人也不会让人捉住把柄。

利用别人是琳婉一贯的作风。

不知道她的猜测对不对。

这件事总要证实。

琳婉屋子里没有了旁人，琳芳讪讪坐过去说话：“我不是故意要将你推下山。”看到衡哥走在前面，她生怕之前安排的蛇吓不到琳婉，又生怕那蛇忽然来到她脚下，她正是神情恍惚的时候，琳婉偏拿出族里老太太给的荷包要分她一只。

琳婉眼睛晶亮的样子像是在施舍。不过是只荷包罢了，谁又稀罕。可是难免火气上涨，琳婉又拿出姐姐的谱教训她多学针线，她这才和琳婉拌起嘴来。谁都知道她擅长的是诗词歌赋，琳婉偏说：“族里的长辈说了，小姐们大了就不要痴迷这些东西，还是学学女红正经。”她这才失了分寸。琳芳想着仍旧惊魂未定。

“我知道，”琳婉提起帕子轻触鼻尖，然后睁大眼睛，“我们是姐妹，我知道你是无心的。”

“那三姐不会将这事告诉长辈？”

琳婉摇摇头：“当然不会，我若说了不是要四妹妹挨骂。”

两个人话刚说到这里，门口的隔扇被打开了，接着是快步进屋的琳怡。

琳怡一脸诧异地看琳芳：“是四姐将三姐推下山的？大家都是亲姐妹，四姐怎么能下得去手，就算是做景致的小山，那也是很高的，万一三姐有个好歹，四姐也准备不声不响地



蒙混过关？”

琳芳想开口说话，琳怡不准备给她这个机会：“我听外面的丫鬟议论是四姐要去山顶看风景，这件事该不是四姐早就算计好的吧。我要去告诉长房老太太和大伯母，四姐太肆意妄为了。”

旁边的四喜拼命求情：“六小姐行行好，我们家小姐不是故意的。”

琳怡不听这些，转身要走，手腕却被琳芳捉住，琳芳神色慌张：“你敢……”

琳芳陷害她不是一次两次了，在林家甚至还联合宁平侯五小姐准备看她的笑话，前世她要嫁给林正青之前，琳芳来她屋里不知高台看戏笑了多少回。这次好不容易身为局外人，她连帮忙敲锣打鼓都不敢吗？

琳芳咬牙切齿：“三姐好端端的没事，你要害死我不成？”

琳怡抬起头看向琳芳：“要害死四姐的是四姐自己。三姐这样了还顾念姐妹之情，四姐听到就不嫌脸红。”

“好了，好了。”琳婉要伸手劝说，却不小心将床边的药碗碰落在地。

碎瓷的声响将屋里、外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

长房老太太的声音传来，琳芳的脸色彻底变了。

长房老太太目光锐利：“四丫头，你倒说说看，你三姐是怎么摔的？”

琳芳咬紧嘴唇不肯说话。

长房老太太坐在椅子上：“你不说，我就让族里人去查，直到查个水落石出。”

琳芳再也扛不住，肩膀开始抖动起来。

“伯祖母，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只是要让三姐看那些鸟儿，一下子不小心……”琳芳说着去看琳婉，“三姐，你说是不是。”

琳婉张嘴说话却不小心岔了气，咳嗽着点头：“伯祖母，是真的……四妹妹不是有意的，您就饶了她吧！”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长房老太太沉着脸，“推倒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力气，无意的能把你三姐推下山？你三姐替你遮掩，你却没有悔改的心思。六丫头要将实话告诉我，你还说她要害死你。你可知道，若是你三姐伤到脸还怎么嫁人？今天下午你三姐说话遮遮掩掩我就知道这里面有不实之处，否则也不会过来要向她问个清楚。”

琳芳听得这话心又沉下去几分，微抬起头怨恨地看向琳怡。

“我问你，你是不是还当是别人的错？就算你六妹妹不来告诉我，你以为我就查不出来？丢人丢到族里来了，族里长辈都看着呢，我们这一支的女儿竟然心肠如此歹毒。”

琳芳几欲瘫倒在地上。

长房老太太不给琳芳喘息的机会：“你怎么想起来要去山头看风景？”

琳芳仍旧糊弄：“是恰好走到那里，说新漆的亭子漂亮，就想上去瞧瞧。”

长房老太太冷笑一声：“所以你身边的婆子早就等在亭子旁了。”

院子里本来就见到了蛇，让身边的婆子将蛇放在那里吓唬琳婉，也只是想出口气，没想到琳婉会叫衡哥去赏鸟。

“多亏你二弟没有被蛇咬实，否则哪里有命在。”长房老太太看向琳芳，“你选条路，是自己回去向你祖母说清楚，还是我将你交给族里长辈，看看族里什么说法，看看是否是我冤枉了你。”

琳芳看已经无路可走，跪在地上哭道：“孙女错了，孙女是跟三姐拌了嘴，这才推了三姐一把，那蛇是怎么回事，孙女确实不知晓啊。”

长房老太太道：“别的我不知道，你最好求着你身边的婆子做事没有纰漏，这是族里的地方，让族里瞧出半点端倪，我是帮你遮掩过不去。”

琳芳想想族里这么多人，这才慌了：“伯祖母……您一直都疼孙女的啊，这次一定要帮帮孙女，孙女真的没想害人。”说着真的哭起来。

长房老太太沉下眼睛：“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在族里丢了脸面，真的丢脸的是你自己。说不得闹出来还要牵连你的姐妹，若是我疼你早在族里长辈面前质问你，如何能等到现在？”

琳芳见再没有办法推脱，恐怕族里万一发现了，长房老太太不伸手帮忙，哭哭啼啼地道：“伯祖母说的是，孙女以后也不敢了。”

长房老太太叹气：“当着我的面给你三姐赔礼道歉。要论性情你比你三姐差远了。”

琳芳咬牙看向床上的琳婉，琳婉靠在床边红着眼睛软软开口：“伯祖母，这事不怪四妹妹。”

长房老太太皱着眉头看琳芳：“我从前以为你很懂事，经过这件事……你要向你三姐好好学学，以后才能有你的好日子过。”

长房老太太这话说得一点不假，琳芳再这样下去只会自食恶果，相反的，琳婉的手段才算高。这一点传到二太太田氏耳朵里，田氏一定不觉得陌生。

琳芳脸上没有半点的血色低头向琳婉赔罪。

琳婉吓了一跳光着脚就下床，也替琳芳求情，长房老太太亲手扶起琳婉：“好孩子，我也是要给四丫头一个教训，让她知晓姐妹之情，将来你们各自嫁了人，还要互相帮衬。你越替她遮掩越是害了她，这件事你不说出来，我没有早些安排，万一被族里先一步弄了清楚，你说四丫头日后要怎么做人？宗长说话哪个族人又敢不听，将四丫头送回京里也是这个意思，离开反而会好些。”

琳芳听得这话出了一身冷汗。

长房老太太看向琳芳：“你回去问问你祖母就知道了，族里有没有惩治过女眷。”

长房老太太说到这里，只听白妈妈道：“大太太过来了。”



大太太董氏走进屋看到跪在地上的琳芳：“这是……怎么了……”

长房老太太要说话心里却一阵慌，白妈妈忙上前给长房老太太顺气。

“大太太今儿出了这件事……我也惩罚过四丫头了，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在族里我们还要替四丫头遮掩……你让人在族里打听，但凡有什么消息都要压住，”说着顿了顿，“我老了，这些事你要帮衬着。”

大太太董氏听得这话心里一喜，连忙颌首：“老太太放心，媳妇一定想办法打听。”

长房老太太又看向琳芳：“四丫头以后再有这般事，我第一个不答应。”

床上琳婉目光微微闪烁。

琳婉现在该是有所察觉了，长房老太太之前训斥琳芳倒像是为了让大太太董氏息事宁人，先一步惩罚了琳芳又替琳芳说话，其实是为琳芳着想。

就算琳芳看不透这点，回去总会和田氏说了清楚，田氏那么聪明能不明白这里面是谁捣鬼。大太太和琳婉想要装好人，就让她们好人做到底。

这样一来就等于将大伯父想要过继去长房的心思摆在了明面上，接下来就要看二老太太董氏和二太太田氏准备怎么做。

“我说找个妥当的人先将琳芳送回京里，你怎么想？”长房老太太干脆与大太太董氏商量起来。

“这……媳妇……”大太太董氏看着长房老太太深沉的目光，仿佛是在考量她治家的能力。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琳怡垂下小脸只管在旁边坐着，放松情绪神游太虚。往常都是她紧绷着神经，这次就换琳婉母女仔细思量吧！反正无论怎么选都是个错。琳芳回去京里，族里能不知晓原因？琳芳不回去，万一族里闹起来怎么收场？

大太太董氏再厉害，还能比得上长房老太太？

结果大太太董氏选择了将琳芳送回京城。在大太太董氏看来，琳芳一走，长房老太太身边剩下的可都是自己人了。

琳婉蹙着眉头道：“这样单让四妹妹回去不好吧！要不然我跟着四妹妹一起回京。”

长房老太太沉着脸：“你刚摔伤了腿，这一路马车颠簸怎么能受得住？就说京里来信了，二太太身子不适，四丫头着了急要回去看母亲。”长房老太太说着问琳芳：“四丫头是想留下来还是想回京。”

琳芳吞咽了一口：“我……还是回去……”

琳芳的性子，关键时刻只会想起那个做观世音的母亲。

既然如此大家就达成共识，由大太太出面安排将琳芳妥善送回陈家，正好族里要去京里办买书籍，如此一来安排倒省了事。

大太太董氏在族里上下打点，琳芳的事还是像手缝里的沙子般慢慢渗了出去。对琳怡一家影响最大的是董氏对衡哥照顾得太过周到，衡哥每日都要向琳怡皱眉，好在衡哥有个好

忍性，一天天地磨了过来。

这些消息慢慢送到京里，到了二老太太董氏耳朵里，彻底有了眉目，琳芳抽抽噎噎地在田氏怀里哭：“祖母，孙女说得没错吧！”

二老太太董氏一眼盯向琳芳：“你到底有没有推你三姐？”

琳芳已经被二太太田氏教育过了：“我和三姐姐扑蝴蝶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孙女哪里会有这种心肠，在长房老太太面前孙女也辩解，可是没有人肯听……”

二老太太董氏目光闪烁：“你说你和三丫头说话的时候，恰好六丫头闯进去……外面就没有丫鬟守着？”

琳芳用帕子擦了眼泪：“孙女也奇怪。”

这是早就安排好的了，故意让四丫头在族里闯下大祸，这样一来让老二做继子这话她就说不出口。

二老太太董氏一眼看向琳芳：“从今天起不准你再出屋。”

琳芳委屈的表情一下子从脸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变成了惊愕：“祖母……祖母……孙女……”说着拉起田氏的手向田氏求助。

田氏还没说话，二老太太董氏已经道：“都是平日里太过娇纵你，才让你做出这种事来。”

这件事眼是压不住了，若不惩治琳芳，在族里更没有立场说话。

“祖母……孙女是气不过啊，大伯母和三姐她们暗地里……”

二老太太董氏恨铁不成钢：“谁教你这样就可以害你姐姐？”

琳芳张大了嘴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二老太太董氏看向坐在一旁的陈允周：“你说句话，是要让琳芳在家里修身养性，还是送去家庵里学学规矩再回来？”

琳芳听到家庵两个字顿时瘫倒在地上。

陈允周脸色一阵青红，看向琳芳厉声道：“不想明白就别出房门。”

琳芳哭着被拉去房里关上。

回到房里陈允周将桌子上的东西都摔在地上：“大哥这般可恨，我去不成长房，我也不能让他得逞。”

第四十九章 泼妇·毒计

琳怡在长房老太太身边听京里的消息。

“大老爷和二老爷一起出去了一趟，之后两个人就不说话了。”



长房老太太哼了一声：“到了紧要关头，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大伯和二伯是断定父亲不会活着回来了。这样长房老太太就要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做继子。

白妈妈接着说：“二老太太气得不轻，家里已经请了郎中。四小姐也被关在房里思过。”现在二老太太董氏一家是鸡飞狗跳。

在族里的大太太董氏和琳婉也不轻松，白妈妈低声道：“二老太太让人捎信过来请大太太回去侍疾呢。”

长房老太太笑一声：“就让她们姑侄两个慢慢合计吧，”说着顿了顿，“二老太太定会让人去族里求帮忙，你让人跟住了，看看是谁帮着二老太太捣鬼。”

白妈妈道：“老太太放心吧，咱们布置了这么久，关键时刻奴婢哪敢疏忽。”

趁着这个机会，她也要看看族里和董氏串通在一起的是族里哪一支。

白妈妈下去安排，长房老太太才将小萧氏捎来的信打开，京里的情形十分紧张，郑家偷着捎信给小萧氏，陈允远在狱中虽然受苦，但是性命无碍。

长房老太太将信收起来：“这也算是好消息。”

琳怡点点头，接下来就等着福建那边一锤定音。

除了萧氏的信，家里还送来了齐三小姐和郑七小姐写给琳怡的信。

琳怡去内室里拆开信看。郑七小姐在信中说，惠和郡主每日都埋怨康郡王，放着轻松的差事不干却要接福建的烫手山芋，一边担心一边让人出去打听，希望康郡王能顺利回京。郑七小姐又问琳怡通州怎么样，说到陈允远的事，郑七小姐安慰琳怡，别太担心，一定会好的。琳怡不由得一笑，别看郑七小姐性子直率，却最不擅长说这种安慰人的话，就连写到纸上都嫌晦涩，但比起琳婉收发自如的善心，就是这种晦涩的言语才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琳怡读完信就要将信装回信封，却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张折好的字条，琳怡将字条打开，里面的字迹和郑七小姐的完全不一样，笔力刚劲，字形却俊秀，上面只写了一行小字：接到信后，十五日内到福建。

十五日内到福建。

琳怡眼前忽然浮起周十九的影子。

这个人托郑七小姐给她传消息……他是知道她就算心里不愿意也肯定会看字条，这个人一言一行就离不开算计。

琳怡看看郑七小姐寄信的日期，那就是还有七八日就会到福建。

收起郑七小姐的信，琳怡端起茶来喝，好半天才想起来齐三小姐的信还没拆开。

齐三小姐的信不长，就是问候琳怡，请琳怡回京之后去齐家做客。

接下来的日子，琳怡就是数着过，好在这里的空气还算清爽，琳怡和衡哥跟着长房老太太又看了几场大戏。

二老太太董氏让人给族里的五老太爷送了柄玉如意，二老太太董氏为了心爱的小儿子

陈允周不惜花费银子，大太太董氏不甘示弱，频频和四老太爷家的媳妇走动密切。五老太爷到宗长家做客，四老太爷也跟着去了，两家一来二去打起擂台来。

老太爷在宗长家发威，两个老太太就私下里轮流找长房老太太说话，一开始衡哥和琳怡还在碧纱橱里听一听，几次下来两个人就都失去了兴致。

衡哥出去和族里的兄弟约玩，琳怡一边做针线一边打瞌睡，琳霜见琳怡无聊，干脆将她拖出去：“走，帮我去选陪房丫头。”

前世琳怡嫁去林家时也经过这样的事，不过那时候她只带了玲珑和橘红，其他的都由萧氏帮着安排。

“身边的两个大丫头肯定是要带的，还要选两个姿色好又老实的二等丫头。”

姿色好又老实的。

见琳怡一怔，琳霜低声道：“将来是要留在屋里做通房的，这样嫁过去之后才能万无一失。”

琳霜竟然连这点都想好了。

两个人走到僻静处，琳霜才支支吾吾地道：“我母亲让人打听了，他屋里有两个近身的大丫头，都是颇有姿色的，这样一来从前家里帮我准备的就差了些，这次再选一两个放身边。”

想得是好，可是做了通房的丫头能跟主子一条心吗？

琳霜在十个女孩里选了两个家生子，琳霜道：“家生子好，老子娘都在娘家这边，她的卖身契也攥在我手里，就算闹也闹不出大天去。”

妾室再怎么样也越不过主母去，就看她是跟谁一条心。

琳怡跟着琳霜提前接受了些做主母的经验。成亲之后先要想方设法将夫君留在自己房里，哪怕是利用身边的丫鬟，等到怀了身孕生子嗣，正室的位置就算坐稳了。

女人只要嫁了人就要想方设法稳住自己的地位。

以琳霜的性子最后都听得垂头丧气，靠在琳怡肩膀上：“你说我连他正经的性子都不知道，就要想着怎么才能投其所好，不但要将我嫁过去还要选几个美貌的丫鬟给他……平常就觉得母亲惩治那些姨娘手段太残忍，现在轮到自己……真是让人恨啊，”说完仰起头看琳怡，“你将来会嫁个什么样的？”

琳怡苦笑，这谁能说得准，长房老太太看上齐二郎，她心里也能接受，只是齐家躲躲闪闪，看样子是要等到齐二郎春闹过后有了功名再提婚事。

琳霜说着开始细数自己的几个姑表亲：“程二好色，李三懦弱，李四……小气，性子又怪，动不动板着脸人鬼莫近，看到他就晦气。算来算去就是这几个烂头蒜，没有一个能配得上你。”

琳霜提起李四明显比别人说得多。

琳怡试探着问：“李四郎是谁？”



琳霜眼睛更多一层阴郁：“我姑母家的底子，整天满口要争前程，就他那样及不上你哥哥半点，竟然还敢学别人……不过就是乡巴佬，还要和大户人家的子孙相比。”

原来琳霜心里想的和最终嫁的是两回事，怪不得琳霜会觉得委屈。正经人家的嫡女配了旁人家的底子会让人笑话，陈家的长辈是不会答应的。

琳霜不声不响地掉着眼泪，琳怡只装作不知晓紧紧拉着琳霜的手。

琳霜擦干了眼泪，拉着琳怡往回走，到了长房老太太的住处，白芍上前给琳怡、琳霜见了礼道：“长房老太太去大房了。”

琳怡低声道：“是不是有什么事？”

白芍道：“四房、五房两家的媳妇打起来了，听说动了手流了血，长房老太太过去劝架……”

琳霜本来绷紧的脸一下子有了笑容，拉起琳怡：“走，走，走，带你去开开眼界，你们三房长期在外做官，哪里见过这个。”

琳霜是大房的孙女，自然最是了解周围地形，带着琳怡走过几段弯弯曲曲的路，就看到大房老太太的院子。

琳霜和琳怡蹑手蹑脚地靠近，然后在长廊处停下来走到廊下，正好眼前有一丛花草能挡住两个人的身形。

琳怡伸出头去看，就见到一个妇人捶着胸口大哭：“我哪里还有活路哟，这明摆着是有人撑腰就欺负人，今天干脆就在族里说清楚，宗长不管就去见官。”妇人身边有人伸手去搀扶，那妇人彪悍一手将那人打开，接着哭，“今日之事就别想不声不响地就算了，谁也别拦着……”

那妇人转过头来，琳怡看到妇人的大襟儿上血红一片，远远看去好不吓人。

琳霜道：“这是五房家的奶奶，别看长得娇弱，其实就是个破落户。她那鼻子从小摔胶留了病，不小心碰到就要淌血，她是故意留着那些血迹吓人的。”

屋子里传来妇人不服输的声音：“不过就是你自己碰流了血，你还要见官，去啊，咱们就去，看到时候谁丢脸。仗着娘家有几个臭钱就肆意妄为……陈家的祖宗啊……你们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真是变了天……什么东西都能进我们陈家的门啊……”

这可真是……

京里大宅门里的妇人，不过就是翘着眼睛明里暗里讥讽。在福宁时偶尔能听到妇人骂人，那也不过是一句半句，今天这样的情形琳怡还是第一次见。

最后还是大房老太太发了怒：“谁要是再说一句就给我撵出去。”

两个妇人才住了嘴。

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这事放在长房也是司空见惯了，大房老太太将二人都骂了一通，两个人在屋里低了头，出来之后又眼神交锋了一阵才各自离开。

琳怡和琳霜无戏可看，手拉着手慢慢退了出去。

到了晚上，长房老太太才从大房回来。

看到长房老太太脸上的笑容，琳怡脸上一喜：“伯祖母，族里答应要立我父亲为继子？”

长房老太太道：“二老太太董氏两个儿子将族里搅得天翻地覆，亲兄弟之间为了这个位置大打出手，我过继儿子是要养老的，不是要惦记我的家财，就凭这个我也不能过继他们其中一个，目前的情形，族里支持董氏哪个儿子都要得罪另一方，倒不如卖我一个人情，我和大房说了，若是你父亲有个差池，我就干脆不再过继子嗣，将来百年之后将长房的家财全都给族里。”

这样得利的就是族里，族里自然会答应。

“对外面只说先过继你父亲，出了差错我再重新选继子。”

长房老太太的缓兵之计正对大伯和大太太董氏的心思，在董氏心里，长房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哥哥着想，就算父亲不能从狱中出来，长房老太太也想照顾他们兄妹周全，长房老太太再选继子的时候，应该会选没有子嗣的大伯。

“就算你大伯外面没有庶子也真的不能再生儿子，我也不放心将你哥哥交给他，”长房老太太说着顿了顿，“若果然你父亲有个闪失，我就带着你们一家，虽然属于陈家的田产我会交还族里，我的陪嫁却能给你们兄妹两个。”

琳怡听得心里发热，长房老太太也是没法子的法子，二老太太董氏一家没那么好对付，若是不争取宗长的支持，父亲不会顺利成为继子。

二太太田氏的手段绝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第二天，这段公案有了结果，原来二老太太董氏送给五房的如意是求子用的，还有田氏亲手抄的经文，五房一家如获至宝，然后开始大力宣扬二太太田氏这位活菩萨的善心，二老太太董氏病在床上，二太太田氏怀着身孕却要床前侍奉，反观大太太董氏留在族里，为的就是争长房继子，大太太董氏和琳婉的仁善、恭孝都是表面上的。这样一传，大太太董氏和琳婉在族里立即抬不起头来。

琳婉善名早就在外，这些日子又低声低气帮族里姐妹打了不少络子，族里的姐妹安慰她的居多，大太太董氏借着女儿的光在族里哭了一次，也获得了些许同情，不过还是抵不住族里女眷求子的热情。

大太太董氏就使出杀手锏，以自己为例，平日里她跟着二太太田氏没少拜观音，念佛经，却怎么肚子一直不见动静。

琳怡托着腮看云起云落，二太太田氏在京里操控都能压住大太太董氏，可见确实是佛光普照的结果。

衡哥在族里整日在外面跑，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捉鱼，很快就比以前黑壮了不少，打了几只兔子献宝似的给琳怡看过之后，衡哥感叹：“书生无用，男子还是学些武好。要是



齐二郎能学些武也就不会在秋闱时生病，说不得能取头筹呢。”如果他学些武就会比蛇快一步了。

琳怡这时才知道原来齐二郎是因为生病才考了第三十八名。

琳霜从教引嬷嬷那里出来就去找琳怡，学着教引嬷嬷的样子甩甩帕子教琳怡，怎么样才能让婆婆欢喜，让夫君满意。琳霜说着说着就蔫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脾性相近的好，这样不用多说就能知晓对方的意思，人说琴瑟和谐，就因为两个都是弦乐，这才能好，如果对牛弹琴，互相不知道说的是是什么，又有什么意思。”

琳怡红了脸拿着帕子羞琳霜：“以后再也别拿教引嬷嬷的话来跟我掰理。”

琳霜也臊起来，却鼓着脸强辩：“你早晚还不是要知道。”

其实琳怡觉得没必要脾性相近，人人都说她生母萧氏聪颖才和父亲夫妻和顺，可是现在小萧氏实诚直率，父亲屋里不是照样太平亲睦。她从前喜欢十分聪颖的人，总觉得那样的人一笑之间就能让人敬服，从容淡泊，理智自制，却又让人捉摸不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任岁月雕琢只会越来越明亮。

所以前世她才会欢欣地嫁给林正青。

可是经过了前世的种种，她对这样让人把握不住的人还是敬谢不敏。这样的人需要旁人给他添光加彩，而她更想谨慎生活。

女子少读些书，少些盼想未必就是坏事。

琳怡起身整理好裙摆回去睡觉，第二天琳怡就听到京里送来的消息，崔御史因贪墨被抓，家里也被都察院查抄。

琳怡立即回想起前世新婚之夜那场大火。

崔二小姐甚至连林家门都没进就被林家利用算计了。崔御史参奏父亲，里面一定有林家的推波助澜，否则彼此将为姻亲为什么不加提点。

林家不必推脱这门亲事，是因为林正青知晓崔二小姐不可能嫁入林家。

京里开始动作，就证明离结果已经不远了。

长房老太太看向琳怡：“我们也该收拾东西回京了。”

在这之前自然要族里开会，耆老族人齐聚一堂正式说说过继之事，只要族里能通过，就要立下文书，将父亲记入长房老太太名下。

族中大会一开，堂屋里聚满了耆老族人，过了两个时辰，大门打开人才陆续散去，长房老太太将文书拿好，笑着看琳怡：“这下你能喊祖母了。”

祖母而不是伯祖母。

琳怡挽着长房老太太的手，开口喊了声：“祖母。”

长房老太太笑着点头：“好，这样就好。等你父亲平安回来，亲手写上他的名讳，这张文书也就成了。”

父亲虽然还没有被放出来，可是有了这张文书，长房老太太和琳怡心里都安稳了些。

下午白妈妈领着丫鬟开始收拾行装，琳怡去琳霜房里告别。

琳霜撅着嘴对琳怡依依不舍：“再住几日吧，怎么突然就要走。”

琳怡也舍不得琳霜，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琳怡感叹身边没有这样的姐妹：“等你成亲的时候，我再过来。”

琳霜道：“那时候也说不准……”没出阁的小姐都是跟着长辈才能走远路，不知道那时候长房老太太有没有时间。

琳怡忽然想到：“等你成亲之后，不是就可以走了？”

这也是成亲的一大好处。

琳霜、琳怡两个互相看看相对一笑，却也没能化开愁绪。

第五十章 回京·拒绝

又在族里缠绵了些时日，长房老太太才带着媳妇、孙子、孙女回京，来的时候带了两车礼物，走的时候车上又装满了山珍野味。

衡哥坚持要骑马去渡头，长房老太太见衡哥骑术也娴熟了，就吩咐家人跟着护着衡哥慢慢地走。

大太太董氏坚持要侍奉长房老太太就和长房老太太同乘，琳怡和琳婉一辆马车。

琳怡和琳霜聊了一晚，上车之后就让玲珑拿着软垫靠着半睡，睡醒一觉睁开眼睛时，看到琳婉亲切的笑容：“睡吧，一会儿到了我叫你。”

琳婉这样一说，琳怡反倒困意全消，拿出琳霜送她的九连环在玩。琳婉则抓住一切时间做针线。这次绣了抹额，也不知道打算送给哪位夫人。琳婉不但有心机还很努力。

上了船之后琳怡才有机会和长房老太太说话，有大太太董氏和琳婉在，琳怡就撇开京里的事不提，和长房老太太闲话家常，时间久了偷听的人也觉得没趣儿，走到一旁歇着了，琳怡这才说起琳霜的事：“那边的人品祖母知晓吗？”

长房老太太点点头：“听长房的婢子提过，人很是上进，将家里的田产打理得不错，还在山里种了药材，不是那种不务正业的子弟。”

琳霜说起那人的通房，总觉得日子不太好过。

长房老太太就叹气：“没有十全十美的婚事，我看琳霜那孩子性子不算执拗，时间长了也就想通了。”

整日里要对付通房，还要学着怎么将夫君留在屋里，成亲之后就要求子……这样的日子……也是她将来要经历的吗？



马车径直到了长房，三太太萧氏已经在垂花门等着，接下长房老太太和大太太董氏，然后去看一双儿女。

衡哥黑瘦了些，人仿佛也长高了，萧氏关切地问：“腿上伤怎么样了？”

衡哥笑着道：“已经好了，母亲安心吧！”

萧氏看过衡哥又去看琳怡，“怎么也瘦了？”说着低声道，“我特意让人炖了你爱喝的汤，一会儿多吃些。”

族里吃食上可没有亏欠她，她不过是一边担心京里一边被琳霜拉着满族里跑，这才瘦了下来。

安顿好长房老太太，大太太董氏才带着琳婉回去二房，长房老太太让人将族里送的东西分了一半让大太太带回去给二老太太董氏。

将粘肚皮的大太太董氏母女送走，长房老太太直起脊背长长地出了口气。白妈妈关上门，衡哥和琳怡缩在东炕上听萧氏讲京里的事。

“二伯有三日没有回家了，媳妇也是才让人打听到，二伯这次可能要从戎……”

这时候从戎？

长房老太太很吃惊，却转眼就想明白了：“我就知道董氏向来是有手段，更何况她还有那么一个交游广阔的好儿媳。”

长房老太太面色不虞：“有人在前面卖命，到了捡好处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落后。”二太太田氏长期与达官显贵结交，关键时刻自然有这样的能耐。

提起这个，萧氏赅然：“之前我一直让人注意着，只是没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二嫂还是照常出去讲经，二老太太就是一直打听族里的事，没想到……”

“不怪你，”长房老太太喝了口茶，“这样的大事，她们自然要做得滴水不漏。”她为了将老三做继子还不是这般安排。

萧氏听了这话，向长房老太太屈膝行礼：“老太太为了老爷的事奔忙辛苦了。”

长房老太太伸手让萧氏起来，“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说着顿了顿，“郑家有没有消息传来？”

萧氏摇摇头，目光一转看向琳怡：“郑七小姐昨日倒是给琳怡写了封信。”

琳怡从盒子里拿到郑七小姐的信，看看旁边没人才将信打开，先看信封里有没有小字条，然后才去看信函。

周十九的一张小字条，就改变了她的习惯。

打开信，里面却夹了一棵草。

钩藤。

在福建经常会见到的。

这是周十九托人捎回来的。